

对中国中东战略的初步思考

吴冰冰

摘 要 中国中东战略需要处理的是中、美、中东三边关系,因此应该建构在对美国中东战略的研究、对中东战略格局现实的理解以及对中国国家利益及其所受威胁的把握这三个基础之上。中国与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和认识上既有重合又有差异,因此中美在中东是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中东战略格局从两极对立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要求中国反对单极霸权,支持多极化。中国在中东的利益包括战略利益、政治利益、能源利益、经贸利益和非传统安全利益,这些利益受到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威胁。中国应该实行以支持中东国家独立自主和实现共同发展为核心的中东战略。

关键词 中东战略 中国 美国 中国国家利益 单极霸权 多极化

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公开提出清晰明确的中东战略,而当前形势的发展则日益要求中国提出自己的中东战略。中国中东战略事实上涉及中国、中东和美国三个要素,处理的是一个三边关系。因此,对于中国中东战略的思考,需要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即对美国中东战略的研究、对中东战略格局现实的理解以及对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国家利益及其所受威胁的把握。

一、以三边关系为研究对象

对中国中东战略的思考,不能局限于中国与中东的双边关系,而是必须引入对美国因素的考虑,即把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及其所扮演的角色纳入研究视野。这既是借鉴已有经验的需要,也是中东战略格局现实的反映,更是把握中美全局性关系的要求。

* 吴冰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副教授(北京 100871)。

中国与中东在古代曾有过密切往来,古老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中东历史关系的见证。但是在近现代以来,中国在中东是后来者,与英、法、美、俄等欧美大国相比,对中东的了解和处理中东各种复杂情况的经验都还有限。因此,在思考中国中东战略的时候,需要借鉴和学习这些国家的经验和教训。1991 年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从中东全面收缩,美国成为影响中东全局的首要大国,因此,美国的中东战略是中国首先要学习和借鉴的。

中东并非一张白纸,可任由中国谋划。在全球各大地缘政治区域内,无论在东亚、南亚、中亚、欧洲、非洲还是拉美,美国都无力谋求建立自身的单极霸权,但在中东,美国事实上一直在试图建立这种霸权。因此,美国既是当前中东战略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塑造这一战略格局的关键力量。不了解美国及其中东战略,就无从获得对中东现实状况的正确理解和认识,更遑论制订中国的中东战略。

美国在中东难以遏制的单极霸权冲动,其背后是美国在该地区密集的国家利益。为了维护这些利益,美国动用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和外交资源,甚至不惜连续发动战争。这就意味着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必然会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全局产生影响,同时也受到中美关系全局的制约。中国的中东战略必须在中美关系的全局和中国在中东所能获得的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点。

因此,准确把握美国的中东战略,是中国制订自身中东战略的一个基础。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萨本中东政策中心的学者肯尼斯·波拉克 2008 年出版了《走出沙漠之路:美国的中东大战略》一书,全面阐述了他对美国中东战略的思考。鉴于波拉克 1995—1996 年以及 1999—2001 年先后两次供职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波斯湾事务主管,是负责设计和实施美国对伊拉克、伊朗及海合会国家政策的主要官员,因此他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美国政界和学界对于中东战略的主流观点。

波拉克在该书的第八章探讨了世界大国在中东地区关系的模式。他指出,在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在军事、经济和外交领域是在中东最有影响力的区域外国家,维持着波斯湾石油出口监护人的身份。在波拉克看来,即将对美国中东战略形成挑战的是中国,尤其是中国石油需求的增加和石油进口的增长,决定了中国必将成为在中东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国。中国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关系,可以借鉴两种失败模式的教训。第一种模式是美苏争霸模式。苏联为了获得暖洋出海口、防止美国利用其中东盟国威胁苏联、控制石油和重要交通通道,从 1955 年开始通过支持纳赛尔进入中东。苏联长期支持埃及、叙利亚、利比亚、南也门、巴解组织,并试图与 1979 年革命后的伊朗建立密切联系。美苏争霸的局面导致中东地区冲突不断。第二种模式是英美兴替模式。区域外大国最初往往是为了贸易利益才介入中东,因此只要能够获取经济利益,并不在意中东地区本地统治者的性质及统治方式。但伴随对中东地区能源的依赖和紧密的经贸关系,占主导地位的区域外大国开始利用影响力来扶持自己支持的本地统治者并推翻自己不喜欢的统治者。这样,该大国就成为该地区遭到普遍厌恶和仇恨的国家,区域内国家开始寻求域外其他大国的力量来平

衡既有的大国。这是一个历史的循环,美国正是在这一循环中替代英国的。波拉克认为,这两种模式对于美国的中东大战略都是威胁,因此,至关重要是“赋予中国在中东地区与其增长的实力和诉求相匹配的作用”。^①

美国学者已经意识到中国在中东对美国形成的挑战,并试图探索一种对美国更有利的中东地区大国关系新模式。这一问题的提出表明,中美双方的中东战略都有将对方因素纳入自身关键考虑的必要。在这个意义上讲,不仅是中国,美国中东战略研究的对象也是中、美、中东三边关系。

二、美国的中东战略

波拉克从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出发开始论述美国的中东战略。美国主要的利益共有四项:(1) 石油。石油是美国在中东的首要利益。美国一方面要保证中东石油以合理价格稳定输出,另一方面不允许其他国家通过控制石油来威胁美国及其盟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国要保证沙特等亲美产油国的安全和稳定;同时,美国要求主要产油国确保对世界石油市场的充足供应;此外,美国还要阻止反美国国家对任何成规模的石油储量和生产的控制。(2) 支持以色列。除了支持民主和对犹太民族的道义责任外,美国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还有助于维护中东和平。美国只有通过对以色列的支持才能真正制约以色列;美国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使阿拉伯国家无力发动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美国越坚定地支持以色列,越能说服阿拉伯国家发展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因为他们也希望美国采取同样坚定的立场支持自己。(3) 阿拉伯盟友。美国的阿拉伯盟友是埃及、沙特、约旦、摩洛哥、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和阿曼,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有黎巴嫩、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也门。阿拉伯国家对于美国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石油。这些国家依赖美国提供和平与安全,美国通过这些国家控制石油。对于沙特阿拉伯,“华盛顿对沙特阿拉伯王室——沙特家族——情有独钟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赚钱。”^②沙特不像伊朗前国王政权或伊拉克萨达姆政权那样,谋求利用石油收入建立强大的武装并称雄一方。(4) 维护核不扩散体系。

在石油利益方面,中国也需要以合理的价格获得稳定的石油供应。但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不会谋求对世界石油和主要产油国的完全控制,也不应支持任何大国全面控制世界石油的命脉。很多伊朗学者表示,伊朗是目前唯一独立于西方大国控制之外的世界主要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独立油源”对于任何要维护自身能源供应安全的国家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中国这样的石油进口大国更是如此。对于

^① Kenneth M. Pollack, *A Path Out of the Desert: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p. 430.

^② *Ibid.*, p. 18.

以色列,中国的立场是尊重该地区所有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而不是将某一个国家的安全关切置于其他国家的安全和主权之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不仅仅是石油,还包括经贸和政治合作,更包括深厚的历史联系和文化交流。中国支持在中东维护核不扩散体系,但是主张这一要求应该平等适用于所有国家,并且认为维护核不扩散的同时要保障各国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很明显,中国与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既广泛重合又有重要区别。

波拉克认为,中东存在着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和政治体制问题,二者的结合导致了美国在中东利益的三个主要威胁:政治伊斯兰的兴起、中东国家的不稳定和内部冲突、恐怖主义势力的发展。其中的核心威胁是中东国家的不稳定和内部冲突,这会引发革命、内战、叛乱、恐怖袭击和政变,所有这些都会威胁到美国对中东的控制。为了从根本上应对这三项主要威胁,美国需要执行一项推动中东政治经济改革的大战略。在这方面,最大的挑战是“伊斯兰主义困境”(The Islamist Dilemma),即一旦中东实行真正的政治改革,伊斯兰主义者往往会利用自己深厚的社会基础通过选举上台执政。但是没有人能够准确判断,伊斯兰主义者对民主的支持只是为了掌权的权宜之计,还是真心接纳民主的原则。因此,土耳其模式具有重要意义,伊斯兰主义政党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但是仍应保留军队在关键时刻对政府施加压力的能力,以防伊斯兰主义政党利用执政地位修改民主原则。对于阿拉伯君主制国家,这个作用事实上是由国王本人来发挥的,因为他在民众中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在阿拉伯君主制国家中,改革的方向应该是由王室保留对安全和外交事务的控制,而国内事务可交由首相和协商议会处理。^①

对于中东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问题,中国也有相同的观察。但是在我们看来,对这些问题美国并非置身事外,相反,美国是导致这些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埃及在与美国紧密结盟 30 年之后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越来越严重,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脱节、政治专制以及外交不自主,在埃及社会中积累了对穆巴拉克政权的深刻不满,并最终在 2011 年爆发大规模抗议运动。19 世纪英国开始控制埃及的时候,就一直不鼓励埃及本土制造业的发展。1952 年埃及革命之后,“埃及最需要的就是工业化,而这是英国人曾经一直系统化地加以反对的东西”。^② 埃及《金字塔报》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发布的 2011 年度《战略经济趋势报告》指出:在埃及,“最具活力、最能代表发展中经济体崛起的制造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仅为 16%,世界平均水平是 18%,而中国则达到 35%”。^③ 21 世纪初,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不发达状态,损害了埃及经济创造大量稳定就业机会的能力,从而成为割裂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历史的经验证明,英国对埃及的直接占领和美国对埃及的间接控制,其实质

① Kenneth M. Pollack, *A Path Out of the Desert: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in the Middle East*, p. 278.

② Jason Thompson, *A History of Egypt*,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9, p. 297.

③ Ahmed Sayyid al-Najjar, ed., *Taqir al-Ittijahat al-Iqtisadiyya al-Istiratiyya 2011*, Center for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Ahrām, Cairo, 2011, p. 41.

都是依附关系,在依附状态下埃及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发展。抛开这层依附关系去单纯分析中东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西方国家就可以把自己的责任推脱得一干二净。

三项威胁中的后两项,即中东国家的不稳定和内部冲突以及恐怖主义势力的发展,也是对中国的威胁,而政治伊斯兰本身并不构成这种威胁。因此,在中东国家的民主进程中,中国并不排斥和担心政治伊斯兰力量。在政治体制领域,美国推崇土耳其模式和沙特模式,其实是排斥伊朗模式。美国想在中东推行西方版本的民主政治模式,支持亲美国家的非民主模式,反对反美国家的政治模式。这一点与中国的看法亦不相同,中国认为中东国家首要的任务是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进自主的政治改革进程。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美在中东的利益既有重合之处又有矛盾之处;中美对中东现实的认识既有共识之处也有分歧之处;中美对中东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进程的观点存在原则性分歧,但在某些阶段性目标和某些具体手段的运用上可以达成一致。这就决定了中美在中东地区的关系是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

三、中东战略格局的调整

中国对中东战略格局本身的认识,也是制订自身中东战略的基础之一。对他人战略的理解,如果不经中国自身认识的检验并最终服务于中国的国家利益,那就会从借鉴变为盲从。

在冷战时期,由于美苏对峙,在中东形成了亲美阵营和亲苏阵营对立的两极格局。苏联解体之后,美国试图在中东推行霸权。上世纪 90 年代,美国通过“东遏两伊、西促和谈”的政策,遏制伊朗和伊拉克,推动阿以和平进程,压制和孤立反美国国家,鼓励中东伊斯兰国家采取亲美、亲以路线。服从这一霸权的国家组成了亲美阵营,而反对这一霸权的国家则组成反美阵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两个阵营对立的格局。由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苏丹、利比亚以及真主党、哈马斯等国家和组织构成的反美阵营内部关系比较复杂,实际上没有出现一个反美的极。“美国谋求霸权、两个阵营对立”成为中东地区的基本战略格局,只不过反美阵营处于无核心的松散状态。

布什政府上台后,在“邪恶轴心”和“先发制人”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军事行动强行推翻萨达姆政权,打击反美、反以势力。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一方面促使伊朗崛起局面的出现,另一方面由美国填补伊拉克的真空,与伊朗直接对抗。在此基础上,以埃及和沙特为核心,包括约旦、摩洛哥及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亲美阵营,以及以伊朗为核心,包括叙利亚、真主党、哈马斯等在内的反美阵营,二者壁垒分明、尖锐对立。美国和以色列支持亲美阵营,土耳其在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领导下向反美

阵营靠拢。随着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卡扎菲与美国改善关系、苏丹的反美立场逐渐淡化,反美阵营出现了新的格局,即什叶派色彩和伊朗领导角色凸显。因此,这种两个阵营对立的格局也被理解为沙特、埃及和约旦组成的逊尼派三角与伊朗、伊拉克南部、叙利亚、真主党组成的什叶派新月之间的对立。美国继续试图推动实现独霸中东的单极霸权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中东出现了美国和伊朗两极对立的格局。

1998年,当时供职于兰德公司的卡利扎德在其所著《21世纪的政治冲突》中,明确提出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六项主要国家利益,除了以色列的安全、石油、反恐、反扩散、推行政治经济改革之外,还有一项就是“阻止有敌意的区域霸权的出现”^①。显然,在美国的眼里,今天的伊朗就是这样一个“有敌意的区域霸权”。波拉克在其著作中将伊朗作为特别问题加以讨论。他认为,大战略是宽泛的,因此在某一特定阶段,需要设定更为明确的总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设计相关的一系列政策。在克林顿时期,由马丁·因迪克(Martin Indyk)设计的总目标是推进阿以全面和平,同时通过“双重遏制战略”来防止两伊干扰这一进程。但在波拉克看来,这个政策设计的最大问题是没有抓住重点。在后冷战时代,中东地区的关键已经不再是巴以问题,而是海湾石油安全问题。这一现实最终迫使美国将政策的重点逐渐转向伊拉克和伊朗。对于伊朗,波拉克更是明确指出:“在中东任何其他国家,美国追求的政策都应该是鼓励改革、防止激进的政权更迭、减少民众对现政权的愤怒。伊朗是该原则的最大例外。德黑兰激烈的政权更迭可能不会伤害美国的利益,甚至有助于美国的利益,因为很难想象会有哪个政权比现政权更反美。”^②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可以说,如果当前美国在中东的政策设计有一个总目标的话,那么这个总目标就是孤立、削弱直至颠覆伊朗政权。

与普通的理解相反,在伊朗问题上,制裁并非是战争的替代,制裁恰恰是为战争做准备的重要手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制裁决议可以达到孤立和削弱的双重效果,而单边的制裁决议仅能达到削弱的效果。孤立或者削弱都能够为战争创造条件,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孤立之后进行军事打击的例子,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削弱之后进行军事打击的例子。

2010年12月的中东变局发展至今,叙利亚已经成为风暴中心。国际和地区各种力量围绕叙利亚的角逐,不仅是围绕叙利亚本身,更多的是考虑到其与伊朗的密切关系。海湾阿拉伯国家试图通过推动叙利亚政权的更迭,实现对伊朗的孤立。由于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安全保障的全面依赖,这些国家是想利用中东变局帮助美国推动其在中东的单极霸权,从而确保自身的绝对安全。巴林的例子让这些国家相信,只要得到美国的支持,即便国内民众抗议示威也不会对政府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海湾阿拉伯国家与美国当前的战略意图,都在于推进美国单极霸权,但此次中

① (美)扎尔米·卡利扎德、伊安·O·莱斯《21世纪的政治冲突》,张淑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4页。

② Kenneth M. Pollack, *A Path Out of the Desert: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in the Middle East*, p. 365.

东变局的实质则是民众要发展、要自主的诉求。正是在跨越冷战与后冷战时期的长期两极格局之中,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等国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日益突出。这种情况在亲美阵营内部尤为严重,可以概括为“丧失尊严、缺失发展的依附”,导致民众的不满并催生此次中东变局。变局真正冲击的,是在美国谋求中东霸权地位基础上形成的两极对立格局。中东变局的总体趋势,将是两极体制向多极化发展,埃及、伊拉克、叙利亚、沙特、阿尔及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伊朗、以色列等国,都有可能成为中东多极战略格局中的一极。

在中东战略格局调整的背景下,中国的利益在于,反对在中东地区推行单极霸权,支持中东的多极化趋势。单极霸权独霸中东的状态将极大挤压中国的外交空间,限制中国外交的弹性和灵活性。中东多极化的趋势越强,中国的外交空间就越广阔。

四、中国中东战略的基本要素

在研究和分析美国中东战略和中东战略格局现实趋势的基础上,可以探讨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以及对这些利益的威胁,并最终确立中国中东战略的基本原则。

(一) 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

中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利益,可以概括为战略利益、政治利益、能源利益、经贸利益和非传统安全利益。

战略利益。中东地区是大国关系调整的重要平台,中东热点问题的爆发也往往是大国关系调整的重要契机。1989 年之后中国外交比较严峻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因为 1990 年的海湾危机和 1991 年的海湾战争而得到缓解。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一度比较紧张的中美关系,在 2001 年“9·11 事件”之后则发展比较顺畅。2011 年和 2012 年,中、俄共同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两次行使否决权,其效果之一是深化了中俄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世界各主要大国在中东都有着广泛而重要的利益,中东地区爆发的重大危机和变化,往往会迫使区域外大国深度介入、长期应对,这就为大国关系的调整带来机会。

政治利益。在政治上,中国需要中东国家理解中国在国家统一问题上的立场,不支持中国的各种分裂势力;与此同时,中国在某些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立场,需要中东国家的道义支持。

能源利益。中东地区,包括海湾沿岸地区和北非地区,是世界能源的重要储藏地和出口地。中国需要和这些能源产品丰富的国家展开合作,以满足自身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经贸利益。中东约有 5 亿人口,是一个广阔的市场。中东国家人口结构普遍年轻,这意味着更旺盛的消费需求,也意味着更多的劳动力。因此,中东地区也应该是

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对象。

非传统安全利益。中东国家是中国反对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势力的重要合作伙伴,这种合作不仅针对境外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对中国的渗透,也在于保护中国在境外的人员和利益免遭这些势力的暴力侵害。

(二) 对于中国利益的威胁

对于中国在中东利益的威胁,从外部看,主要有单极霸权战略格局的出现、持续的不稳定状态或突发冲突事件、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的发展等;从中国自身看,应避免的是重大决策失误。

对中国利益的首要威胁是出现单极霸权的战略格局。一旦出现了单极霸权的战略格局,从战略利益上讲,中东作为大国关系调整平台的意义将会丧失,中国不得不寻求替代性手段,以备在关键时刻来应对大国关系中的紧张局面。从政治利益上讲,中国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中东外交的灵活性和弹性。在整个海湾地区,1958年伊拉克革命之前,没有一个国家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58年之后,海湾地区出现了共和制的伊拉克和君主制的其他七个国家之间对立的格局,中国得以在这一格局之下进入海湾,与伊拉克建立外交关系。两极格局和多极格局为中国外交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空间和弹性,从而帮助中国在政治上获得中东国家的支持。在能源利益上,单一大国对所有主要能源生产国和出口国的控制,对中国能源安全是巨大的威胁。在经贸利益上,单极霸权局面可能会挤压中国经贸合作和投资的机会。

中东地区持续的不稳定状态或突发的冲突事件会威胁对华能源供应的数量和价格,同时会对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合作与投资带来消极的影响。2011年的中东变局带来的动荡,使得中国在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投资遭受损失;2012年2月南北苏丹因为石油管道费用引发的纠纷则影响到中国的石油利益。这种长期动荡或突发事态有可能迫使中国卷入其中,从而与地方武装势力、地区相关国家乃至世界大国产生分歧和矛盾。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曾一度被有些人与2008年奥运会挂钩;2011年3月以来的叙利亚局势,也使得中国两度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

长期积累的经济社会问题和政治体制问题引发民众不满,从而催生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的发展,并进而对中国的利益构成威胁。恐怖袭击威胁能源供应和经贸合作,此外,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前往中东地区工作和旅行,他们都有可能成为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伤害的对象。

单极霸权的战略格局会威胁到中国的战略利益、政治利益、能源利益和经贸利益;中东地区持续的不稳定状态或突发的冲突事件,可能会威胁到中国的政治利益、能源利益和经贸利益;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的发展,则可能威胁到中国的能源利益、经贸利益和非传统安全利益。相比较而言,对中国利益危害最大的是中东地区出现单极霸权的战略格局。

除了上述外部威胁之外,中国也必须警惕因为对中东问题的认识偏差导致的政策失当,这也会对中国国家利益产生威胁。美国由于推行反恐战争,先后发动阿

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从而深陷战争的泥潭,严重消耗了国力。这一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三) 中国中东战略的基本原则

如果单极霸权独霸中东是对中国中东利益的首要威胁,那么反对单极霸权、推动中东多极化趋势,必然要求中国在政治上尊重和维护中东国家独立自主的同时,在经济上要通过共同发展增强中东国家独立自主的能力,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中国中东战略的核心。围绕这一核心,中国中东战略的基本原则可概括为:

首先,在尊重中东国家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推动中东国家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在伊朗问题上,反对动用武力,反对实施旨在使伊朗经济崩溃的制裁措施,通过正常的能源、经贸和文化合作,增强伊朗自主发展的实力,提高伊朗维护国家独立自主的能力。与此同时,坚持通过和平谈判的外交方式解决矛盾和冲突,推动在伊核问题、巴以问题、叙利亚问题等热点问题上的谈判,争取找到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

其次,在互利共赢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与中东国家共同发展。埃美长期结盟关系的结果之一,是埃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脱节,对美形成“缺失发展的依赖”,这值得中国在制订对外战略时加以参考。共同发展,意味着中国需要调整将中东主要视为能源来源地和广阔市场的观念,帮助埃及等国发展基础设施、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农业,增加就业、提高粮食自给率、减少贫困,促进经济社会综合发展。2008 年以来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以及 2011 年以来的中东变局,实际上为中国推出中国版的“中东马歇尔计划”来帮助中东经济重建提供了重大机遇。

第三,处理好大国在中东地区的关系。中国与美国在中东的关系是既合作又竞争。在伊核问题上中美存在分歧,但在推动埃及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中美则可以密切合作。在伊核问题上,中美在推行制裁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在推动六方会谈方面又可以密切合作。中美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可以是在不同的问题上有的竞争有的合作,也可以是在同一个问题上一方面竞争另一方面合作。

第四,有重点、分层次地发展与中东主要国家的关系。中国在中东的外交,首先要抓地区大国。中国应该把伊朗和埃及放在中东外交的首要位置,其次是阿尔及利亚、以色列和沙特,再次是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

第五,加强自身能力建设,避免出现重大失误。应加强中国与中东国家之间的沟通联络机制建设:应把中阿合作论坛建设成实质性对话平台;应加强全民外交,尤其是加强与新闻媒体、宗教界的联系。应加强相关领域的人才建设,制订切实可行的人才战略。应进一步促进深入的学术研究与丰富的外交实践密切结合。

(责任编辑:陈志瑞)